震川先生集/卷五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震川先生集

◀上一卷

卷五・題跋

下一卷▶

跋仲尼七十子像

仲尼之門人，其賢者多矣，而世稱七十子。而太史公取弟子籍出古文者為《列傳》，然與《家語》小異。荀卿稱仲尼、子弓。子弓最高第弟子，然莫詳也。漢文翁《石室圖》，仲尼弟子別有林放、蘧伯玉、申棖、申黨，《史記》所不載。宋思陵摹石臨安，有御讚，及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。此卷蓋從臨安石本傳摹，雖年代久遠，而典刑具存，仿佛復見洙、泗之間斷斷如也。韓子云：「惜乎，吾不及其時揖讓其間。」撫卷太息者久之。

題洪武京城圖志後

右《京城圖志》一卷，洪武間奉敕纂修，故鄉貢進士吳中英家藏。辛卯之歲，有光赴試京闈，中英以見示，今二十有九年矣。偶閱元御史臺所纂《金陵志》，念今市朝改易，無復六朝江左之舊，因從吳氏再借此本觀之，信分裂偏安之跡，與混一全盛之規模迥別如此。

自永樂移鼎，儒臣附會，以為高皇帝無再世之計也。嘗伏讀御製《閱江樓記》云：「自

禹之後，四方之形勢，有過中原而不都。蓋天地生人，氣運循環而未周。朕當天地循環之初氣，創基於此，非古之金陵，亦非六朝之建業也。道里之均，萬邦之貢，順水而趨，公私不乏，利亦久矣。」夫帝王所為，與天地應。高皇帝之論，蓋度越千古，真有所謂「配皇天，毖祀上下，自時中捋」之意。愚生自謂獨能竊知之，與世俗所論建都者不同，因特著於此。

跋高麗圖經後

自燕、薊淪於契丹，宋與高麗常由登州通使。熙寧七年，又改道明州，自此明、越困耗。朝廷館餼賜予三節官吏人舟之費，無慮數萬。故蘇文忠公常以為言，欲罷之。而崇、宣之際，乃再使焉。兢充上節官，為此書獻之。又明年而青城之禍作矣，可勝歎哉！夫高麗與遼接壤，其勢不得不奉其正朔而尊事之，而略於待宋，於時中國之體亦卑矣。永祐不知喪敗之已迫，區區猶事遠夷。至建炎以後，事勢益異，乃欲從三韓結雞林，以奪二帝之駕。其為迂謬，真可笑也。臨安去四明僅隔一浙水，常惴惴有不測之虞，遂謝卻其使，迄於宋亡。觀兢之書，頗欲尊崇中國，而予獨以歎宋之不兢也。

跋禹貢論後

《禹貢論》五十二篇，得之魏恭簡公，而亡友吳純甫家藏有《禹貢圖》，皆淳熙辛丑泉州舊刻也。泰之此書，世稱其精博，然予以為山川土地，非身所履，終無以得其真。太史公言張騫窮河源，烏睹所謂昆侖者。元世祖至元十七年，使驛治運河土番朵甘思西鄙星宿海，所謂河源者，始得其真。如泰之所辨鳥鼠同穴數百言，以為二山，而吾郡都太僕常親至其山，見鳥鼠來同穴。乃知宇宙間無所不有，不可以臆斷也。

題興都志後

《興都志》，工部尚書顧璘奉進。聖旨以體例不合，皇考妣聖跡，有國史《實錄》備載，寶藏金匱，有不當讚書者。太倉潘德元為承天府同知，以《志》抄本見示，云此《志》後復進呈，上以手撥去，禮部遂不敢刊行。按：志止宜載陵邸殿宇，獻皇事不當續書，既得旨，復不能改，宜見卻也。獻皇在國，尚書孫交甚見親禮，宮中有所思食物，輒令中使於孫尚書家索之。交宅並陽春台，即以台偏地與之，仍為築垣扉，繞交第後。上即位，有中人言陽春台地為孫尚書家所占。上曰：「此皇考予之，朕何敢奪！」上之篤孝如此。

交，成化辛丑進士，正德中吏部右侍郎，忤劉瑾，改南京。瑾誅，進南京吏部尚書。尋召入戶部，賜玉帶麒麟服。免歸。嘉靖初，召還，復謝病歸。加太子太保，進階光祿大夫、柱國，謚恭僖，贈少保，蓋以舊恩也。交有女，獻皇欲聘為世子妃，交言：「王下交我誠厚，然吾女不欲納王宮。」固謝之，獻皇頗不樂。後亟求引去。交蓋以此自嫌，其女遂不復嫁人而卒。然上終始厚待之也。潘君所聞如此。

先君云：外祖太常卿夏公與孫交尚書有舊。正德時，外祖家人至京師，孫夫人自呼入，問死生及家事，為之出涕。以此知前輩交情之厚。偶因潘別駕談及孫尚書事，思先君之言，並記之。（按，二公不同時，疑有誤。）

跋唐石台道德經

右唐玄宗注《老子道德經》。開元二十三年，用道門威儀司馬秀言，令天下應修官齋等州，皆於一大觀立石台刊勒。邢州故有龍興觀，開元二十七年，刺史李質立石摹勒如製。至宋端拱初，觀台已廢沒，知州軍事何纘始修復之，鐫記於台左方。余至邢州，龍興觀已廢，僅存半畝之宮。先有尼居之，前太守徐衍祚改為社學，而石台尚存，隱於屋後，人少知之者。千年之物，莫知愛惜，計亦不能久矣。

跋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

右《佛頂尊勝陀羅尼經》幢，在邢州開元寺。唐高宗成化二年，始自蔥嶺而來。此經能滅眾惡業，廣利群生，及翻譯始末，經序詳之。幢在西廡下，其西面剝落，故書字與立石之年月皆不可知。計必此經初入中國未久，寺建於開元，當是開元書也。

跋大佛頂隨永尊勝陀羅尼經幢

余既得《佛頂尊勝陀羅尼經》於開元寺，又於寺後院見此幢，題曰「大佛頂隨永尊勝陀羅尼經之幢」。前有序，而此無序。前曰：「罽賓沙門佛陀波利奉詔譯。」此曰：「特進試鴻臚卿、開府儀同三司蕭國公，食邑二千戶，贈司空，謚大辯正廣智，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奉詔譯。」翻譯俱在永淳間，而有此不同，略見序文。

此幢梁乾化五年，葬僧大德而建。按梁太祖乾化元年六月被弒，再歲而末帝誅友珪自立，

復稱乾化三年。四年，唐莊宗取燕，勢益強。會趙王鎔南寇邢州，楊師厚救之，軍於漳水之東。次年，莊宗入魏，梁、晉夾河之戰方始。邢州未能一日安枕，而閻寶等尚能及此。蓋自晉、宋以來，至於五季，佛教日盛，故雖兵戈俶擾之際，其崇奉不一日廢也。今天下承平，而民間佛事乃益衰。由此言之，非必儒者能辭而辟之，蓋其興廢亦有數也。

跋廣平宋文貞公碑（大曆七年）

右《廣平宋文貞公碑》，顏魯公書，在今沙河縣之東北康陵。丁丑之年，太末方思道為沙河令，碑已斷沒，出之土中，熔二百斤鐵，貫而續之。今方公所為修復封樹，皆無存矣，惟此碑屹立於風霜烈日之中，恐亦不能久也。歐陽文忠公以謂魯公真跡今世在者，得其零落之餘，猶足以為寶。今此碑剝蝕猶少，況以廣平之重，使歐公得之，其為珍賞當倍他書矣。

跋帝堯碑（大德元年）

右《堯帝碑》，元翰林學士江淮等處宣撫副使充國信使郝經撰。世傳堯始封於唐，即今唐山縣，亦無所據。而漢之唐縣，又在定之新樂。蓋古地名稱唐者不一，而《帝王世紀》云：「堯都平陽，於《詩》為唐國。」則非邢之唐山矣。《寰宇記》云：「邢州堯山縣有宣霧山，一曰虛無山。《城塚記》云：堯登此山以望洪水，而訪賢人。」則初非封國於此。《寰宇志》又云：「納於大麓。大麓在昭慶，即今之巨鹿。」酈道元《水經注》：「堯將禪舜，納之大麓之野，烈風雷雨不迷，乃致以昭華之玉女。縣巨鹿取名焉。」巨鹿、唐山，今皆在邢州之境，因以是名唐而祀堯，亦不可知。郝伯常獨詳堯所生與其封之地，而此廟之建於邢者未之及，豈非闕於所不知也哉！伯常文章節義，當時比之東坡。先友吳純甫家有《陵川集》，今亦不存矣。余愛重其文，故特錄之云。

跋商中宗廟碑（開寶七年）

右《商中宗廟碑》，宋左拾遺梁周翰奉詔撰，翰林待詔司徒儼奉詔書。在今內黃亳城鎮，有中宗陵焉，朝廷歲遣大臣祀之。按商自成湯至太戊，皆居西亳，今河南偃師也。太戊子仲丁始遷隞，而河亶甲乃居相，故相有殷城，即今內黃也。而子祖乙又遷於邢。則殷諸帝獨河亶甲在內黃，疑崩而葬此。而中宗自居偃師，後世特誤以河亶甲為太戊耳。

梁元褒，周廣順二年進士，為虞城主簿。宋初，宰相范魯公、王文康公以其聞人，不當

佐外邑，引以為秘書郎，直史館。後歷翰林學士、工部侍郎。世稱其文能變五代之習，與高錫、柳開、范杲齊名。至嘉祐、治平古文之盛，實胚胎於此云。

題太僕寺誌後

懷東顧先生，先帝時給事內庭，以言事忤旨，安置保安，蓋擯棄者二十餘年。性好讀書，未嘗廢卷。今天子即位，召還，一歲中超遷至太僕卿。諸所建白，每上，輒報可。而寺無掌故，乃以編摹之任屬之新建王君，先生亦手自搜輯，幾成矣。

有光時為吏邢州，蒞典廄牧，而其官實為太僕屬。先生雅故親知，不以公禮格也。會入京賀萬壽，事畢，先生與王君檄留止郊外，以其稿見示，因為校定十數事。而改官之命蒞下，遂悉以其書還寺。有光方與校《太僕誌》，而尋得官太僕，若非偶然者。雖然，有光向在邢，馬官也，尚不知馬；今為太僕，係銜而已，又烏能知馬事哉？

書凡先生與諸僚寀之功，而王君之勤也。既梓成，先生使來告，令書姓名於其末云。

讀金陀粹編

自宰相監修國史，史官之失職久矣。以鄂國之勳勞志節，檜為誣史，欲揜天下之耳目。蓋海內為之銜冤者三十年，始得此編而昭雪。其後，元史臣亦采此以為傳。珂非獨為嶽氏之孝子慈孫矣。嗚呼！世人稍有毫毛輕重，人情即隨以異，甘心附會，無所不至。賊檜薰天之勢，万俟卨之徒，何足罪哉！何足罪哉！

讀王祥傳

王祥為後母所虐害。祥弟覽，後母之子也，乃擁護其兄，無所不至。祥、覽俱稱純孝，而覽後奕世子孫才賢，興於江左，天之所以報之者遠矣。

題金石錄後

余少見此書於吳純甫家，至是，始從友人周思仁借抄，復借葉文莊公家藏本校之。觀李易安所稱，其一生辛勤之力，頃刻雲散，可以為後世藏書之戒。然予生平無他好，獨好書，以為蒦吾性焉耳，不能為後日計也。文莊公書無慮萬卷，至今且百年，獨無恙。翻

閱之餘，手跡宛然，為之敬歎云。嘉靖三十八年十月既望題。

題隸釋後

丙辰歲，予在南宮，見關陝之士，問前歲地震，云：「往往數百里崩陷，華山亦忽低小。秦、雍之間，碑石多摧碎，圓如鵝卵，殆不可曉。」夫去古益遠，古碑存者無什一矣，況天地陵谷之異乎！然則歐陽公、趙德夫、洪景伯所錄，恐今不可復見也。因鈔洪氏《隸釋》，附記於此。

跋何博士論後

右何博士《備論》二十八篇，今缺二篇，而《苻秦論》頗有脫誤。又編寫失次，未得善本校之。宋世士大夫憤於功之不競，而喜論兵如此。熙寧間，徐禧、蕭注、熊本、沈起之徒，用之而輒敗，天子尋以為悔。元符、政和開邊之議復起，馴致國亡。嗚呼，兵豈易言哉！

題仕履重光冊

昔唐尚書左丞戢，國子司業楊巨源，皆以七十去官。韓文公於孔公，深歎其賢於人。其送《楊少尹序》，比之廣、受二子，至想見其去時城外送者，道邊觀者，蓋愛慕之至，以為不可及。而歐陽公思潁之志，未嘗一日少忘，每有蹉跎之歎。自謂日漸短，心漸迫，有志於強健之時，未遂於衰老之後，其意亦可悲矣。

吾昆天方張先生與石川先生父子，皆乞身於方艾之年。恩詔有品服之褒，廷臣有列剡之薦，康強壽考，放跡名山，豈非古今之所難得者與？是卷備載二先生致政始末，而海內名卿題識尤多。若前大司寇箬溪顧公、大司空南坦劉公，方與石翁為湖南社會，志同道合，其稱許之固宜。若大冢宰咸寧王公以下，皆八座卿少之列，方翱翔天衢，而褒美之尤不一而足。嗟乎！士大夫官朝廷，常貴乎有高世遠舉之志，而後能不為爵祿之所羈縻。此諸公所以或出或處之不同，莫非所謂同心之言而有味者也。

題星槎勝覽

余家有《星槎勝鑒》，辭多鄙蕪。上海陸子淵學士家刻《說海》中有其書，而加刪潤。

然余性好聚書，獨以為當時所記雖不文，亦不失真，存之以待班固、范曄之徒為之可也。凡書類是者，予皆不憚讎校，卷帙垢壞，必命童子重寫，蓋余之篤好於書如此。己未中秋日。

題瀛涯勝覽

余友周孺允，家多藏書。予嘗從求《星槎集》以校家本，孺允並以此書見示。蓋二人同時入番，可以相參考，亦時有古記之所不載者。昔文文山自北海渡揚子江，便誦東坡「茲遊奇絕冠平生」之句。入亂礁洋，青翠萬疊，不可名狀。今海南際天萬里，其日月風雲山水之殊異，惜無以極其恢詭之辭也。己未潮生日書。

題文太史書後

次谷寶藏衡山真跡六十年，幾失而復得之，為之甚喜。以此見衡老之重於時，而次谷之好尚可愛敬也。然衡老所稱顧仲瑛事，疑非其類。真愚遊館閣諸公間，與之倡和，乃一時公卿之雅致。而金粟道人，其高風殆不可及。如張翥、楊維禎、柯九思、李孝光諸名賢，豈江南豪右之所可籠致也哉？衡老蓋率爾酬應之作，二事本不可以相比也。

題張幼於裒文太史卷

文太史既沒，幼於裒其平日所與尺牘，摹之石上。太史尊宿，幼於年輩遠不相及，而往復勤懇如素交。吳中自來先後輩相接引類如此，故文學淵源，遠有承傳，非他郡之所能及也。嗟乎！士固樂於有所為。若夫曠世獨立，仰以追思千載之前，俯以望未來之後世，其亦可慨也夫！

題弘玄先生讚後

弘玄先生姓秦氏，名雲，字起和，予姨母之夫也。婁縣治吳淞江北，而先妣家在江南，姊娣同嫁縣城中，往來尤親。先妣早棄予，少不復能記憶。先生追道舊事，問之家君，始知其詳，為之流涕。家君與先生今年皆七十有六，姨母長一年，今皆康健，而先妣之沒，四十七年矣。因書先生傳讚，不勝悲感，亦《秦風・渭陽》之志也。

書沈母貞節傳後

笠江先生為《沈母貞節傳》，言其孝慈貞淑，女則備矣。余同年友徐子羽，與沈氏為姻家，為予言，母生平未嘗跛倚，不妄言笑。其事姑也，以姑愛放生，遇凡禽鳥為人所得，必買而縱之，架食以飼飛鳥，飛鳥恒滿於其前。母輒仿效其姑，故其庭中，飛鳥常依人不去也。長子日就，問學縣中；次子日新，兼治生產。兄弟更衣而出，共器而食，四十餘年，不聞有間言。子羽之言如此，賢母之懿德益章章矣。子羽又言：沈氏遇仙人呂洞賓者蓋三世。余以是知仙人之在天地間，常乘雲氣，千歲而不化也。沈氏無求於仙，而仙者即之，其世德積善之所感，有以哉！傳所有不論，論其遺事云。母姓蔡氏，上海沈露之妻，年二十六而寡。年五十，有司奏旌其門，時嘉靖三十八年。

書塚廬巢燕卷後

石川張大夫在秋官時，祁州公年既老矣，疏於朝，乞歸養。得請。於是日侍公於家，怡怡嬉嬉，不忘孺子之慕。居久之，公卒。大夫用遺命，葬諸邑南橫塘之原，廬於墓次，有乳燕之祥。學士先生高其行，紀述歌詠之者累卷，此贈言之所以錄也。

按古廬居之制，在中門之外，寢苫枕塊。既虞卒哭，柱楣剪屏，芐剪不納，蓋終始不越於殯宮而已矣。故儒者之論，以廬墓為禮之過。然予以為天下之禮始於人情，人情之所至，皆可以為禮。孝子不忍死其親，徘徊顧戀於松楸狐兔之間而不能歸，此可以觀其情之至，而禮之所本。若夫宮禪堊室寢床之數，由之以起焉耳。昔者聖人之為喪禮，而取諸《大過》。嗟夫！天下之事苟至於過，皆不可以為禮，而獨於愛親之心，則不可以紀極。故聖人以其過者為禮，蓋所以用其情也。大夫蹈禮以致佳祥之集，而孚遠近之譽，茲豈偶然哉？

予自為童子時，受知於公，所以憐愛之者甚至。德音在耳，俯仰今昔，為之流涕。時欲摭公遺事，有所論述，而未果。於大夫之孝行，深有所感，竊不自揆，序諸末簡云。（「若夫宮禪」以下十六字，常熟刻本刪去，今依鈔本補之。）

跋唐道虔答友人問疾書

「承尊翰下問，旉入夢中，有失酬答。僕之賤恙，雅與眾異。他人病瘧多氣亂，僕茲病瘧，神轉清，寒熱作而藻思溥，不足復為兄談矣。就枕之後，一念感慨，心雄萬夫。應製之撰述，面君之議論，原祖宗之綱紀，究廟社之安危，廷諍千言，具有條理。乃遂蕩

清宿惡，扶植天常，明揚幽沉，剔抉淫蠹，事已就緒，謝政東歸。素願大慰，則夜已過分。以此疾不知當屬何門，而治之當用何藥也？投以神明之劑，止其思慮之淫，恐非庸常可與，故僕未敢試無妄之藥也。承兄愛厚，輒述病原，觀畢便擲還小僕，勿令世人知有此怪症也。」

余友唐道虔以歲貢待選京師，病疸，因友人來問疾，答之如此。道虔既歿，其家得之篋中。噫！士之有所負而不獲施，使之至於淫溺為病如此，可怨也夫！而道虔竟以是卒，其可悲也夫！

跋小學古事

余少時初入學，見裏師必以《小學古事》為訓。時方五六歲，先生為講蘇子瞻對其母太夫人及許平仲難師之語，竦然知慕之。自科舉之習日敝，以記誦時文為速化之術。士雖登朝著，有不知王祥、孟宗、張巡、許遠為何人者。吾裏沈次谷先生憫俗之日薄，因演《小學古事》為歌詩，頗雜以方俗語，使閭巷婦女童稚皆能知之。

古之教者，家有塾，黨有庠，術有序，國有學。民在家，朝夕出入於裏門，恒受教於塾之師。里中之有道德，仕而歸老者，為之師。次谷雖不仕，亦何愧於古之所謂可以為塾師者耶？

題王氏舊譜後

王氏之族，元末有諱夢聲者，自分水來為昆山州儒學正，遂居州之東鄉。今州為縣，而東鄉隸太倉州。太倉之王，於今多在仕籍，亦既顯矣。夢聲以來，其世次可得而詳也。

予姊丈汝康在海東解官還，乃有人自越遺《王氏舊譜》一卷。予閱之，率牽合聯綴，其為贋本無疑也。魏公大名莘人，而岐公自成都華陰徙於舒，左丞之出潤州丹陽，而魯齋先生世居烏傷，皆遠不相及，而乃合成一圖。晉公三子，魏公其仲也。今魏公獨有其弟旭，所謂兄子衛尉寺丞睦，皆沒不見。旭之子天章閣侍製子野，魏公長子司封之從弟，而以為其子。岐公之曾大父名求，而以為名鼎。其季父光祿卿罕，從兄禮部侍郎琪，皆知名，而亦不著。此在史傳碑誌班班可考者，舛戾如此。又獨取四公像，剿《宋史》之文以為傳，而托之名公。其他多可笑，不足辨也。

予妻家王氏，其譜亦出太原。自魏公十四世孫扈官平江，始為吳人。葉文莊公所為次其世為南戴王氏者。有譜一卷，皆虞伯生、歐陽元功、張伯雨之手書。甲寅之歲，為倭夷掠去。然其家板本尚存，差有證據。吾姊丈有誌前世之譜，為當別加詢訪可也。

葉文莊公最為好古，然僅得其五世而搜輯加詳焉。公歿後，其弟又訪於松江之族，復推而上之，其難如此。蓋自唐譜學之廢，而故家大族迷其先世者多矣，可勝歎哉！

題立嗣辨後

錫命無子，而同父弟宜亦未有子，故以同祖兄寵之子能白為子。時寵有三子，故以能白與錫命子之，其理順矣。迨後宜生三子，而寵子皆歿。議者謂能白當還寵，而宜子當後錫命。錫命是以為此辨，以為等之兄弟之子，而二十餘年蜾蠃式穀之恩，不忍更也。不忍更者，情也，情之所在，即禮也。昔諸葛亮取兄瑾子喬為子，及亮有子瞻，而恪被誅無嗣，亮遣喬還嗣瑾祀。錫命今尚無子，與亮異。而寵未嘗無子，而無孫，獨可使能白之子嗣之，庶乎無憾也已。

跋程論後

鄉先達王文恪公教子弟作論策，以蘇氏為法。近時學者止取墨卷及書坊間所刻，猥雜莫辨，惟事剽竊而已。余今所選《小錄論》及墨卷可以為式者，然懶於遍閱，惟取近科《會試錄》及鄉試墨卷，不過數十篇。學者如能讀蘇氏之文，兼取此以為近格，亦不俟乎他求矣。

跋程策後

右《鄉試程策》，今茲編類，頗亦有所刪削。蓋國家典章，廟堂謀議，及當世施行之務，亦或可考於斯。起自壬午，至癸卯，中間缺軼者十之二三。此後亦未及續編也。